

繽紛華夏
霍無非

荔枝味的「宮保雞丁」

端午節前後，正是荔枝上市的季節，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一樁與荔枝相關的陳年趣事。

上世紀末在芝加哥留學時，我們幾個華人學生除了經常一起修課、做研究、討論問題，還偶爾互訪，一塊做頓飯吃。澤文來自香港，有一次他做了港式的什錦炒飯招待大家，裏面有火腿、蘿蔔和其他食材。作為喜鹹不喜甜的北方人，我對蘿蔔還可用來炒飯大為驚訝，卻感覺味道相當不錯。同來做客的黃同學說，其實很多炒菜都帶了水果的味道：「國內『峨嵋酒家』的名菜『宮爆雞丁』，烹製時要放鮮荔枝漿，所以能吃出荔枝味。是不是這樣呢？」他的話既像是在陳述，又像是在發問。東道主澤文從小吃粵菜長大，對「宮爆雞丁」並不知其詳。我沒在「峨嵋酒家」吃過飯，但知道宮爆雞丁中要放辣椒和花生米，卻從沒聽說過還要放荔枝漿。

出於好奇我去讀了一些關於「宮爆雞丁」的資料，發現山東人稱其為魯菜，四川人稱其為川菜，貴州人又稱其為黔菜——為什麼如此受追捧？至於宮爆雞丁與荔枝究竟有何瓜葛，資料中卻沒有說明。後來

甲辰龍年春夏之交，我到古都洛陽故地重遊，見「髮小」，逛古蹟，爾後又乘火車西行。

咣噹，咣噹，這趟始發於秀巧江南姑蘇城的綠皮火車，不緊不慢行駛在隴海線上，進入粗豪廣博，歷史厚重的中原大地，在洛陽、三門峽、靈寶等車站停車上下客，重又啟動，直到這些城市在車尾完全消失。

車窗外，青青如絨的麥田已不是唯一的地貌，接近陝西，土黃的溝溝崖崖，伴着沙棘一類的灌木接踵而來，淡紫花盛的泡桐樹和挺拔的楊樹夾雜其中，我喜愛這些出旱瘠而愈堅的樹木。

由於趕早乘車的緣故，覺沒睡夠，上車看了一會熟悉親切的景色，就躺下補覺了。非節假日和暑期，臥鋪車廂乘客不多，比較安靜，加上火車行進的微微晃動，搖籃似的躺着非常舒適，不一會就入睡。睡着了，神經還是敏感的，一俟入站停車，直覺告訴我該起身了，趕緊坐起來朝外瞄，這是我早年出差旅行往返多次的鐵路線和城鎮，情感是難以割捨的。

直觀中，發現火車站的站台與以往大不同了：除了行路匆匆的旅客，幾乎每個車站的站



遠眺華山。

作者供圖

台都空蕩安靜，不再有食品和土特產售賣，更不會出現乘客圍攏購物的場景。聽列車員解釋，這是為了維護車站秩序，避免出現事故所致。

恍惚中，感覺火車走了一段又停了，而且停的時間較長。這是哪個站呢？窗外除了多股軌道、電力鐵塔、房屋和待發的貨車，與大多

數車站殊無二致。出車廂瞧個究竟，眼前的景觀着實震撼：鐵路前方數座山峰巍峨險峻，雲霧繚繞，氣勢恢宏，頂起天穹！看那山勢，那石壁，那氣魄，有多熟悉，哦，是西嶽華山！列車員點點頭，說，這是孟壠站，火車已經出豫進陝了。眼前壯景，引得乘客們紛紛下車，觀望議論，尤其是頭次來的江浙乘客，問這問那，很是興奮。

五嶽中，華山最險，這話不假。回想十多年前一個重陽日，我和單位的員工遠道而來登華山，在山腳纜車站前排了三個多小時的隊，才坐上纜車。華山的纜車索道與別的名山不同，架得高，谷底深，行進時轎廂在風中不時晃悠。身旁一位素不相識的花信女孩，緊張得抓住我和另一位男士的手，到了北峰纜車站才鬆開。由北峰到最險的西峰，要經過千尺幢、聚仙台、擦耳崖、蒼龍嶺、金鎖關等險境，登山人多，有時身在險途卻未察覺，回頭一望才知險巇。當西峰灰白的石脊映入眼簾，夜幕初降，眺望片刻，為不誤集合，心有不甘地返回，又排了兩個小時的隊，纜車下到山腳天色如墨，隊伍也被人流沖散了。

華山以其名氣和奇險，成為一處理想的

「打卡」地。七十年前，戰鬥故事影片《智取華山》殺青公映，反響極大。近些年，華山陸續舉辦了意義非凡的多項文體活動，其中以武俠小說大師金庸先生親臨的「華山論劍」，「一帶一路」陝西渭南華山自然岩壁攀巒公開賽，「傳承非遺·華山論技」的絕技表演，「楚河漢界·華山論劍」中國象棋比賽等影響最大。把這些重要的活動安排在華山，是對這座山嶽崇高的敬意。

蘇軾詩云：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」雖然寫的是廬山，借喻華山未嘗不可，道理是相通的。有些景觀，囿於立足點的局限，置身其境卻不能完全發現它的美。但一改地點，或換個角度，多樣性的美感反倒顯現出來，正所謂距離產生美呀。這次雖然沒上華山，從十多公里遠的孟壠火車站觀望而如此清晰，足見華山器宇軒昂，偉岸雄勁的神韻。

安檢、補水、會車……不知不覺，我們這趟火車按時間在孟壠站停留了五十三分鐘。有兩個沒想到：一是沒想到在此停站很久仍然正點；二是沒想到從這個特有的方位，把華山觀賞夠。

戀戀親情



旅居國外的妹妹回國探親。我與妹妹上一次相聚還是二〇一八年的端午節，中間因各自公務纏身，又加上疫情三年，一晃分別整整六年。本想趁端午假期回去，因公務繁忙又延宕至周末才匆匆趕回老家一聚。

近年老城周邊建起許多可遊可坐的好去處。我們與姐姐約好，攜着母親打車到一古鎮書吧走走。書吧位於古鎮一個口袋公園裏，公園內曲徑綠蔭，蓮塘小荷，刷身份證進到一座小樓，二層樓面，一層四邊書架，擺滿書籍，魯迅的、季羨林的都有。中間長書桌和椅子，有一台電腦可查閱書目。二樓是一個小書場，可聽報告講書。樓內還有空調，冬暖夏涼，風雨不誤讀書事。

母親在書吧看書休息，我們沿荷塘小橋走了一圈，拍拍照。六年前妹妹回國時我們就這樣帶着母親，邊看景邊拍照，很是開心。不覺流連到下午兩點，又打車到另一古鎮，坐在河邊喝茶吃點心聊天。姐姐說我坐高鐵趕來，一天沒好好吃頓正餐，要安排晚上一起吃飯。但母親有點疲憊，我們還是陪老太太回家。

又是楊梅季。母親買好了仙居楊梅等我回來吃。本地楊梅也就在這幾天集中上市。楊梅這東西時令性太強，成熟可摘就三四天功夫，並且一定要大太陽，一旦淋雨就容易爛，不能吃了。摘下後也不能久存，放一天味道就大為遜色。長久保存的方法不外乎泡酒做楊梅燒、用冰糖煮楊梅飲。但楊梅本身的鮮美，就是無任何加工的本味。所以，每個楊梅季回來，我一天到晚以楊梅當飯，不停地吃。努力吃了一天吃完，母親怕斷頓又去買，後面姐姐又從楊梅節上買來本地楊梅、表姨再拿來兩籃，帶上回京……每年的楊梅季皆如此。

故鄉的楊梅自古有名，宋代楊萬里曾記「梅出稽山世少雙，情知風味勝他楊。玉肌半醉紅生粟，墨暈微深染紫裳」。周作人客居京華時也對故

鄉的楊梅念念不忘，「不佞去鄉久，對於鄉味無甚留戀，唯獨楊梅覺得無可替代」。楊梅也是一個回家的理由，楊梅紅了，遊歷在外的孩子該回來吃楊梅了。夏天雖熱，但她用楊梅這樣的美果來安撫我們的眼睛和味蕾，託寄我們的鄉情，一邊揮汗如雨，一邊大快朵頤。

妹妹很快又返程了，我送妹妹上網約車。隔着橋頭，看見母親站在家門口張望，妹朝母親招招手。我不敢看妹妹，只怕姐妹淚眼相對。

六年過去，經歷了疫情阻隔世事難料，心情有些不一樣，景新人老，人心物事皆滄桑。姐妹之間更親近，只嘆相聚時間太少太短。對於八旬老母親，餘下的人生裏，又有幾個六年？也是不敢去想，又不得不想，每每想，每每忍不住流淚。

次日姐姐帶去竹林行山。這裏是晉代謝安隱逸二十餘年的地方，他也在這裏徵桓溫的軍中司馬，東山再起。竹山海拔四百多米，坡度和緩，很像香港的家樂徑，滿山翠竹青幽，溪水潺潺。至高處有一道三疊瀑布琮琮，形成一汪小石潭，名曰「雪花潭」。炎炎烈日下，修竹密林綠意葱蘢，潭水清澈沁涼，爽心悅目。雖然



久不行山，汗如雨下，稍微歇歇也就好了。若是待上半天，吹吹山風聽聽竹語，必甚愜意。

回程路上，偶遇二都鎮楊梅節，老農們摘了一籃籃的楊梅擺在路邊售賣，八元一斤。新鮮的楊梅，圓潤飽滿，殷紅多汁，忍不住又買。這裏的春暉中學也是豐子愷、朱自清、夏丐尊等執教過的地方。

母親找來一個大竹籃，我把兩小籃楊梅撿進去，帶回北京。母親又裝了一小盒讓我路上吃。表姨開車送高鐵站，我憑經驗以為時間還OK，忘了從停車場到進站口有一大段步行天橋，拖着箱子、背着背包、提着楊梅小跑，安檢時聽見廣播說「開往北京的××次停止檢票」——就差一分鐘，完美錯過高鐵和一等座。不顧汗水流進眼睛裏，急忙上網改買上海到北京的高鐵票，這一段短途由工作人員帶上車補票，站了四十多分鐘到上海。沒想到臨時搶的京滬高鐵票，是所有班次中速度最快的一趟，暗自高興。全程只在南京停一站，直奔北京，子時前到家。

雖然有一點經濟損失，也折騰一番，但我並不糾結。表面看似有得失，冥冥中或許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
人生漫漫，前半生是加法：得到成長、得到知識、得到見識、得到圈層……後半生是減法：健康的衰減、行動力的衰減、交際半徑的衰減……在加法過程中，我們獲得的增益構成思想和閱歷的豐盈，足以讓後半生不至於太枯燥乏味。人生的豐儉，既是一個自然規律，也是一個自主選擇。有家回，有母親姐妹親人可見，多好！

◆◆故鄉的竹林楊梅。

作者供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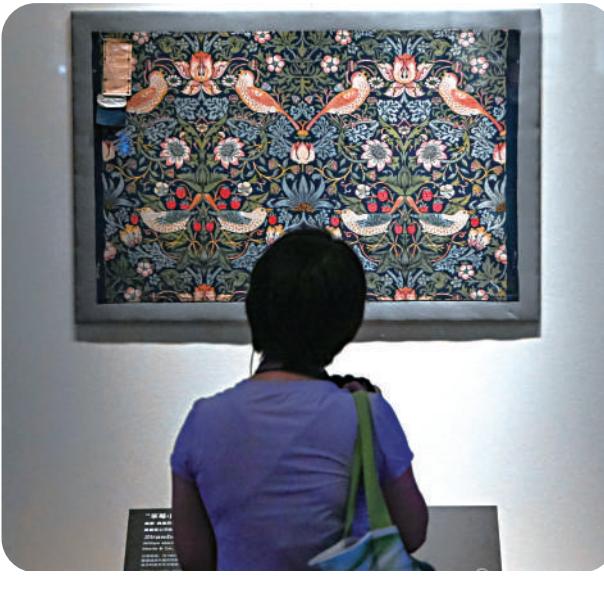
「指間栩栩」



市井萬象

「指間栩栩——威廉·莫里斯帶領下的英國工藝美術運動」特展正在位於廣州的廣東省博物館舉行。該展由廣東省博物館、中國文物交流中心、英國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合作推出，向觀眾展示威廉·莫里斯等多位工藝美術運動代表人物及各工藝美術運動設計作品。圖為威廉·莫里斯設計的「草莓小偷」紡織品吸引參觀者。

中新社

人生在線
林中洋

互協調，她的衣櫃裏各種式樣、各類顏色的衣物掛得滿滿當當，即便如此，她還會在打開衣櫃的時候，面對那琳琅滿目的一大片，發愁道：「我沒有衣服穿。」如今的卡琳已經八十多歲了，走路開始顫顫巍巍，雖然出門都得推着助步車，但若是和她去逛街，她會孜孜不倦地把時裝店一家家看過，遇見看得上眼的衣服，就不厭其煩地去試衣間一件件試，買好一件之後，她又會去找和這件衣服相配的內搭或者褲子與鞋子，所以每次上街，她買回來的衣服都是一身一身的，而我們小輩，則是經常坐在試

自從公公過世之後，婆婆卡琳就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，但是這並不影響她對美的追求。

卡琳一生講究，頭髮永遠一絲不苟，鞋子與配飾的顏色與式樣也一定要與當天的衣着相

互協調，她的衣櫃裏各種式樣、各類顏色的衣物掛得滿滿當當，即便如此，她還會在打開衣櫃的時候，面對那琳琅滿目的一大片，發愁道：「我沒有衣服穿。」

如今的卡琳已經八十多歲了，走路開始顫顫巍巍，雖然出門都得推着助步車，但若是和她去逛街，她會孜孜不倦地把時裝店一家家看過，遇見看得上眼的衣服，就不厭其煩地去試衣間一件件試，買好一件之後，她又會去找和這件衣服相配的內搭或者褲子與鞋子，所以每次上街，她買回來的衣服都是一身一身的，而我們小輩，則是經常坐在試

自從公公過世之後，婆婆卡琳就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，但是這並不影響她對美的追求。

卡琳一生講究，頭髮永遠一絲不苟，鞋子與配飾的顏色與式樣也一定要與當天的衣着相

互協調，她的衣櫃裏各種式樣、各類顏色的衣物掛得滿滿當當，即便如此，她還會在打開衣櫃的時候，面對那琳琅滿目的一大片，發愁道：「我沒有衣服穿。」

如今的卡琳已經八十多歲了，走路開始顫顫巍巍，雖然出門都得推着助步車，但若是和她去逛街，她會孜孜不倦地把時裝店一家家看過，遇見看得上眼的衣服，就不厭其煩地去試衣間一件件試，買好一件之後，她又會去找和這件衣服相配的內搭或者褲子與鞋子，所以每次上街，她買回來的衣服都是一身一身的，而我們小輩，則是經常坐在試

漂亮婆婆

衣間外等老太太的人，卡琳的時髦，是我們不可望其項背的。

以前以為卡琳的愛美，只是出於「女悅己者容」，後來發現，她對外表的注重，是她對生活的一種不將就的態度，就像她現在的獨居生活，房子很大，少有人來，可是她仍然會把家裏收拾得一塵不染，她這樣做不是為了給別人看，而是想讓自己感到高興和滿意。

前陣子，婆婆輕度腦梗，住進了不來梅港的醫院。我們去看望她的那一天，以為她會虛弱地躺在病床上，沒想到走進病房，卡琳竟然坐在窗前等我們，她穿着一條黑底上印着玫瑰紅和深藍條紋的連衣裙，玻璃絲襪，淺口的皮鞋擦得錚亮，口紅的顏色與裙子上的紅色相配，她雖然人很虛弱，卻是一如既往的漂亮。

在她的病房裏小坐了一會兒之後，卡琳提出去樓下的咖啡廳喝咖啡。她推着助步車，頭腦相當清楚地領着我們進電梯、下樓，一路上，她興奮地誇獎着醫院咖啡廳裏

的蛋糕，說都是這裏的師傅現做的，非常可口；路過理髮店的時候，她又誇獎裏面的工作人員手藝是多麼嫋熟……我們聽得心下詫異，她才進來了幾天吶，怎麼什麼都知道，都體會過了？

落座之後，卡琳開始講述發病前後的種種，包括已經做過的和即將做的檢查，她說自己清醒之後，一照鏡子，看見自己的頭髮竟然沒了形狀，這還了得！於是就立刻請護士在樓下的理髮店裏給預訂了個時間去做頭髮。

卡琳有些吃力地嚥下一口蛋糕，然後接着說，那核磁共振真難受，但是據說腦電波的測試更加煩人，她明天就要做這個測試。我們都不知道這樣的測試是怎樣的做法，以為她是在擔心震盪啥的，沒想到老太太慢悠悠地說她一點也不怕疼，更不畏懼檢查結果，讓她糟心的只是「聽說做腦電圖需要在頭上連接無數個測試頭，什麼正過來反過去的，我也搞不懂，不過我的髮型肯定又得完了。」